

T2511/1273.41(13)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OF TH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2 1954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0/9/-43	42/51/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Harvard College Library/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史記題評卷二十八

明李元陽輯訂高世魁校正

哈佛大學哈佛葉宗圖書館珍藏印

封禪書第六

正義曰此泰山上築上為壇以祭天報天之  
功故曰禪言禪者神之也白虎通云或曰封者  
故曰禪言禪者神之也白虎通云或曰封者  
金銀繩或曰古泥金繩封之印璽也五經通  
義云易姓而王致太平必封泰山禪梁父荷  
天命以為王使理羣生告太平於天報羣神  
之功

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  
矣未有睹符瑞且而不臻乎泰山者也雖受命而功

新菴慎曰  
禪起語  
正  
說一反說  
禪之綱

要也其應  
皆在後曰  
自古受命  
帝王身實  
不封禪後  
所引管仲  
對齊桓公  
二君曰皆  
受命然後  
得封禪應  
此句意曰  
蓋有無其  
應而事者  
矣後所論  
秦始皇云  
豈所謂無  
其德而用  
其事者耶  
應此句意  
曰未有脂  
符瑞而不  
臻大山者  
其後凡  
言符瑞如

不至至梁父矣而德不治洽矣而日有不暇給是以  
即事用希傳曰三年不為禮禮必廢三年不為樂樂  
必壞每世之隆則封禪答焉及衰而自歎曠遠者千  
有餘載近者數百載故其儀闕然堙滅其詳不可得  
而記聞云尚書曰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遂類于  
上帝禋于六宗望山川徧羣神輯五瑞擇吉月日見  
四岳諸牧還瑞徐廣曰還一作班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  
岱宗泰山也柴望秩于山川遂覲東后東后者諸侯  
也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禮五王三帛二牲

天下而政  
不及大山  
王受命政  
不及大山  
應此句意  
曰未有脂  
符瑞而不  
臻大山者  
其後凡  
言符瑞如

一死誓五月巡狩至南岳南岳衡山也八月巡狩  
西岳西岳華山也十一月巡狩至北岳北岳恒山也  
皆如岱宗之禮中岳嵩高高也索隱曰獨不言至者蓋以天子所都也五  
載一巡狩禹遵之後十四世至帝孔甲淫德好神神  
瀆二龍去之索隱曰如淳案國語二龍繫于夏庭是也其後三世湯伐桀  
欲遷夏社不可作夏社後八世至帝太戊有桑穀生  
於廷一幕大拱懼伊陟徐廣曰陟古作敕曰妖不勝德太戊  
脩德桑穀死伊陟贊巫咸巫咸之興自此始索隱曰尚書伊陟贊于巫咸孔安國云贊告也巫咸臣名今此云巫咸之興起自此始則以巫咸為巫覡然楚詞亦以巫  
咸之興起自此始則以巫咸為巫覡然楚詞亦以巫

高比武王  
則德猶未  
治也曰治  
矣而日有  
不暇給意  
謂漢之也  
諸待而而  
奏功至德  
治而後給  
意雖屬武  
帝而辭有  
憾焉史筆  
之妙此篇  
雖主封禪  
其間兼言  
事神等事  
故又以始  
未嘗不肅  
後稍息  
三語關  
之而歷  
事神之  
則

咸主神蓋太史以巫咸是殷臣以巫接神事太戊使  
攘桑穀之灾所以伊陟贊巫咸故云巫咸之興自此  
始後十四世帝武丁得傳說為相殷復興焉稱高宗  
有雉徐廣曰一作鷓音嬌營其耳雉武丁懼祖已曰脩德武丁從  
之位以永寧後五世帝武乙慢神而震死索隱曰謂武乙射天  
而震死也後三世帝紂淫亂武王伐之由此觀之  
始未嘗不肅祗後稍怠慢也周官曰冬至祀天於  
南郊迎長日之至身日至祭地祗皆用樂舞而神乃  
可得而禮也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視三公四  
瀆視諸侯諸侯祭其疆內名山大川四瀆者江河淮

其後稍散  
無封禪  
而後括之  
文法關鍵  
之妙也  
帝孔甲等  
皆不受命  
不勝符瑞  
而不臻太  
山怠慢者  
始未嘗不  
肅祗後稍  
怠慢也史  
多此語功  
臣表始未  
嘗不欲周  
其根本而  
衰葉稍陵  
衰葉微也  
句法與此  
同

濟也天子曰明堂辟雍韋昭曰水外四周負如諸侯  
曰泮宮張晏曰制度半於天子之辟雍○索隱曰泮  
泮宮禮統又云半有周公既相成王郊祀后稷以配  
水而半有宮是也  
天王肅曰配天之別名也神無二主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鄭玄曰上帝者  
天之別名也神無二主自禹興而脩社祀后稷稼穡  
故有稷祠郊社所從來尚矣自周克殷後十四世世  
益衰禮樂廢諸侯恣行而幽王為大戎所敗徐廣曰  
故周東徙維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為主少皞之  
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為主少皞之  
襄公周平王  
元年封也

史記卷三十一  
八  
八  
許

神作西時祠白帝其牲用駢駒黃牛羝羊各一云索隱曰毛詩傳云赤馬黑

羝曰駢也其後十六年秦文公東獵汧渭

之間卜居之而吉索隱曰地理志汧水出汧縣西北

文公夢黃虵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郿行李奇曰郿

日行○索隱曰郿地名後為縣屬馮翊行者鄭衆計

文公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郿

時用三牲郊祭白帝焉自宋作郿時也而雍旁故有

吳陽武時雍東有好時皆廢無祠或曰自古以雍州

積高神明之隩故立時郊上帝諸神祠皆聚云蓋黃

帝時嘗用事雖晚周亦郊焉其語不經見搢紳者不

道索隱曰姚氏云階當作緡鄭衆註周禮云搢讀曰

薦謂搢之於紳帶之間今案鄭意以搢為薦則薦

石云于陳倉北阪城祠之蘇林曰質如石也服虔曰

日云語辭也○正義曰三秦記云太白山西有陳倉

山有石鷄與山鷄不別趙高繞山山鷄飛去而石

鷄不去晨鳴山頭聲聞三里或言是王鷄括地志云

陳倉山在岐州陳倉縣南又云寶鷄神祠在漢陳倉

縣故城中今陳倉縣東石鷄在陳倉山上祠其神或

來集于祠城則若雄雞其聲殷云野雞夜雉如淳曰

也呂后名雉故曰野雞瑣以一牢祠命曰陳寶陳倉曰  
曰殷聲也云足句之辭二歲與葉君合葉神來時天  
縣有寶夫人祠或一歲在長安正西五百里韋昭曰  
為之殷殷雷鳴雉為雉在陳寶○索隱曰列異傳云  
在陳倉縣寶而祠之故曰陳寶○索隱曰列異傳云  
陳倉人得異物以獻之道遇二童子云此名為媯在  
地食死人腦媯乃言彼二童子名陳寶得雉者王  
得雌者霸乃逐童子化為雉秦穆公大獵果獲其雌  
為立祠祭有光雷電之聲雉止南陽有赤光長十餘  
丈來入陳倉祠中所以代俗謂之寶夫人祠抑有由  
也葉縣名在南陽葉君即雉也  
之神故時與寶夫人神合也  
秦德公既立卜居雍後子孫飲馬於河遂都雍雍之  
諸祠自此興用三百牢於鄜時索隱曰秦本紀德公  
元年以犧三百祠鄜  
時今案百當為白秦君西祀少昊牲尚白牢秦諸侯  
也雖奢侈儉祭郊本特牲不可用三百牢以祭天蓋

**作伏祠**索隱曰服虔云周時無伏秦始作之漢舊  
儀云伏者萬鬼行故閉晝日不干求也東

觀漢記和帝初令伏閉晝日是也又曆忌釋曰伏者

何金氣伏藏之名四時代謝皆以相生而春木代水

水生木也夏火代木木生火也冬水代金金生水也

至秋則以金代火金畏於火故凡至庚日必伏庚者

也**磔狗邑四門以禦蟲**索隱曰秦樂彥云左傳血  
蟲為蠱梟磔之思亦為蠱

故月令云大難旁磔註云磔磔也厲鬼亦為蠱將出  
害人旁磔於四方之門故此亦磔狗邑四門也風俗

通云殺犬**德公立二年卒其後六年秦宣公作密時**

**於渭南祭青帝其後十四年秦繆公立病卧五日不**

**寤寤乃言夢見上帝上帝命繆公平晉亂史書而記**

史記卷二十八 八單書 海

齊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索隱曰今

管子書封禪篇是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正義曰韓詩外

傳云孔子升泰山觀易姓而王可得而數者七十餘

人不得而數者萬數也按管仲所記自無懷氏以下

十二家其六十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

家無紀錄也服虔曰古之王者李奇曰云云山在

在伏羲前見莊子封泰山禪云云梁父東○索隱曰

正義曰括地志云云山在蒙陽縣故城東北下有云云亭○

也處義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

泰山禪云云索隱曰鄧展云神農後子孫亦稱炎帝

泉豈黃帝與神農身戰乎皇黃帝封泰山禪亭亭徐

甫謚云炎帝傳位八代也

在牟陰○索隱曰

正義曰括地志云亭亭山在項封泰山禪云云帝

佶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

云禹封泰山禪會稽索隱曰晉灼云本名茅山吳越

羣臣乃大會計更名茅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

泰山禪社首應劭曰山名在博縣晉皆受命然後得

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索隱曰服虔云過孤竹

正義曰括地志云孤竹故城在平州西伐大夏涉流

沙東馬縣車上卑耳之山韋昭曰將上山纏束其馬

齊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

所謂辟耳○索隱曰甲耳山名在河東大陽甲讀如字也齊語即春秋外傳國語之書也辟音僻賈逵云

山險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索隱曰荆州

二縣東北有熊耳山東西各一峯如熊耳狀因以兵

為名齊桓公太史公並登之或云弘農熊耳非也

車之會三年會北杏平宋亂僖四年會三謂魯莊十

年伐鄭圍而乘車之會六索隱曰案左氏乘車之會

新城是也五年又會鄆十六年盟于幽篋五年

會首止八年盟于洮九年會葵丘九合諸侯一匡

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

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鄆

上之黍北里之禾應劭曰鄆上山也鄆音權蘇林曰鄆上北里皆地名○索隱曰韋昭

諫以不可得之物應劭云光武改高邑所以為藉也東海致

江淮之間一茅三脊謂靈茅也

比目之魚韋昭曰各有一目不比不行其名曰鰈○索隱曰

紫黑色一眼兩片合以得行西海致比翼之鳥韋昭

今江東呼為王餘亦曰陂魚

有一翼不比不飛其名曰鷓鴣○索隱曰山海經云

郭璞註爾雅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

亦作鷓鴣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鳴梟數至

而欲封禪母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是歲秦繆公

內晉君夷吾其後三置晉國之君平其亂索隱曰三

置晉君謂



惠公懷公公立三十九年而卒其後百有餘年而

孔子論述六藝傳略言易姓而王封泰山禪乎梁父

者七十餘王矣其俎豆之禮不章蓋難言之或問禘

之說孔子曰不知知禘之說其於天下也視其掌詩

云紂在位文王受命政不及泰山武王克殷二年天

下未寧而崩爰周德之洽維成王成王之封禪則近

之矣及後陪臣執政季氏旅於泰山仲尼譏之是時

萋弘以方事周靈王諸侯莫朝周周力少萋弘乃明

鬼神事設射狸首狸首者諸侯之不來者徐廣曰狸一名不來

依物怪欲以致諸侯諸侯不從而晉人執殺萋弘覽

曰弘冢在洛陽東北山上周人之言方怪者自萋弘其後百餘年

秦靈公作吳陽上時祭黃帝徐廣曰距作密時二百五十年作下時

祭炎帝索隱曰吳陽地名蓋在岳之南又上云雍旁有故吳陽武時今蓋因武時又作上下時以

祭黃帝炎帝後四十八年周太史儋見秦獻公索隱曰儋音丁其反

孟東云即老子也韋昭案年表儋在孔子後百餘年非老聃也曰秦始皇與周合合而

離五百歲當復合索隱曰大顛曆評諸家而云周平王封襄公始列為諸侯是乃為別

至昭王五十二年西周君臣獻邑凡五百合十七年

而霸王出焉索隱曰自昭王三十七年孟康云謂周封秦

為別秦并周為合此襄公為霸始皇為王故云霸王  
出者也○正義曰王于放反秦周俱黃帝之後至非  
子未別封是合也合而離者謂非子末年周封非子  
為附庸邑之秦是離也五百歲當復合者謂從非子  
邑秦後二十九君至秦孝公二年五百歲周顯王致  
文武胙於秦孝公復與之親是復合也十七年霸王  
出焉者謂從秦孝公三年至十九年周顯王致伯於  
秦孝公是霸出也至惠王稱王王者出焉然五百歲  
者非子生秦侯已下二王稱王王若出焉然五百歲  
八十六年兼非子邑秦之後十四年則成五百歲矣  
皆家解也櫟陽雨金秦公自以為得金瑞故作畦時  
櫟陽而祀白帝晉灼曰漢注在隴西西縣人先祠山  
曰漢舊儀云祭人先以隴西西縣人先祠山  
土人山下有時如種畦畦畦中各有二土封故云畦  
時

其後百二十歲而秦滅周徐廣曰去太史儋周之

九鼎入于秦或曰宋太丘社亡爾雅曰古陵太丘索

地非也案亡謂社主亡也郭璞而鼎没于泗水彭城

下其後百一十五年而秦并天下秦始皇既并天下

而帝或曰黃帝得土德黃龍地螾見應劭曰螾丘蚓

地見其神蚓大五六圍長十餘丈夏得木德青龍

止於郊草木暢茂殷得金德銀自山溢周得火德有

赤鳥之符索隱曰尚書中候及呂氏春秋皆云有火

今秦變周水德之時昔秦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

德之瑞於是秦更命河曰德水以冬十月為年首色

上黑度以六為名正義曰張晏云水北方黑水終數故以方六寸為符六尺為步

音上大呂事統上法水陰陰上刑殺故上法即帝

位三軍東巡郡縣祠騶驪山頌秦功業索隱曰騶驪縣之驪山騶驪縣

本邦國魯穆公改作鄒正記此巖有秦始皇所勒之銘於是徵從齊魯之儒生

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諸儒生或議曰古者封禪

為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索隱曰蒲車謂掃地而

祭席用菹稽應劭曰稽禾稟也去其皮以為席如淳曰菹讀曰祖稽讀曰葛管灼曰菹藉也

茅菹說文云菹茅藉也言其易遵也始皇聞此議各

率異難施用由此絀儒生而遂除車道上自泰山陽

聖巔立石頌秦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從陰道下禪

於梁父其禮煩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

秘之世不得而記也始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風雨

休於大樹下諸儒生既絀不得與用於封事之禮聞

始皇遇風雨則譏之於是始皇遂東游海上行禮祠

名山大川及八神求仙人羨門之屬八神將自古而

有之或曰太公以來作之齊所以為齊以天齊也蘇林

曰當天其祀絕莫知起時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天

齊淵水居臨菑南郊山下者索隱曰顧氏索解道彪齊記云臨菑城南有天

山下

齊記云臨菑城南有天

江連

齊泉五泉並出有異於常言如天二曰地主祠太山

之腹臍也小顏云下者謂最下也

梁父蓋天好陰祠之必於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

時徐廣曰一云之下上時命曰時。索隱曰此之一云與漢書郊祀志文同也。地貴陽祭

之必於澤中圓丘云三曰兵主祠蚩尤在東平陸監

鄉齊之西境也徐廣曰魯東平郡。索隱曰監音闕皇覽云蚩尤冢在東平郡壽張縣闕

鄉城四曰陰主祠三山索隱曰小顏以為下所謂三神山顧氏案地理志東萊曲

成有參山即此三山五曰陽主祠之罘正義曰括地志云之罘山

非海中之三神山也六曰月主祠之萊山皆在齊北並勃

海七曰日主祠成山斗入海韋昭曰成山在東萊不夜斗入海不

夜古縣名。索隱曰案解道彪齊記云不夜城古有日夜出見於東境故萊子立城以不夜為名也斗入海謂斗絕曲入海也。最居齊東北隅以迎日出云八曰四時主

祠琅邪琅邪在齊東方索隱曰山海經云琅邪臺在勃海間案是山形如臺地理

志琅邪縣有四時祠也。蓋歲之所始皆各用一牢具祠而巫祝

所損益珪幣雜異焉自齊威宣之時騶子之徒論著

終始五德之運如淳曰今其書有五德始終五德各以所勝為行秦謂周為火德滅火者

水故自謂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

毋忌正伯僑充尚羨門子高韋昭曰皆慕古人名效神仙者。索隱曰樂彥

引老子道經云月中仙人宋毋忌白澤圖云火之精曰宋毋忌蓋其人火仙也同馬相如云正伯僑古仙

東

此以上燕  
古歷代巡  
不巫咸郊  
方怪九  
方士神  
事皆  
漢武事

人顧氏案裴秀冀州記云緱氏仙人廟者昔有王喬  
捷為武陽人為栢人令於此得仙非王子喬也充尚  
無所見羨門高者秦始皇皇最後皆燕人索隱曰最後  
使盧生求羨門子高是也小顏云自宋母忌為方僊道  
服虔說止有四人是也劉伯莊亦同此說恐未詳  
至最後凡五人劉伯莊亦同此說恐未詳為方僊道  
形解銷化則變化也今山中有龍骨世人謂之龍解  
骨化也依於鬼神之事行以陰陽主運如淳曰今其  
去也行相次轉用事隨方而為服顯於諸侯而燕齊海  
索隱曰主運是鄒子之書篇名顯於諸侯而燕齊海  
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  
自此興不可勝數也白口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  
方丈瀛洲此三神山其傳在渤海中服虔曰傳音  
附或曰其傳

云爾贊云去人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蓋嘗  
有至者諸僊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草木  
而黃金銀為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  
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世主莫不其心焉  
索隱曰謂及至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則方士言之  
不可勝數始皇自以為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使人乃  
齎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為解索隱曰  
云皆自解說曰未能至望見之焉其明年始皇復將  
遇風不至也遇風不至也曰未能至望見之焉其明年始皇復將  
海上至琅邪過恒山從上黨歸後三年將碣石考入

史記卷三十一

八單書

三

陳

海方士服虔曰疑詐故考之從上郡歸後五年始皇

南至湘山遂登會稽並海上冀遇海中三神山之奇

藥不得還至沙丘崩正義曰括地志云沙丘臺在邢州平鄉東北三十里二世

元年東巡碣石並海南歷泰山至會稽皆禮祠之而

刻勒始皇所立石書旁以章始皇之功德索隱曰小

諸山皆有始皇所刻石及胡亥重刻其文並具存也其秋諸侯畔秦三年而二

世弑死始皇封禪之後十二歲秦亡諸儒生疾秦焚

詩書誅僂文學百姓怨其法天下畔之皆譌曰始皇

上泰山為暴風雨所擊不得封禪此豈所謂無其德

事者矣

而用事者邪

索隱曰即封禪書序云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矣此當有所本太史公再引以為說

昔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間故嵩高為中岳而

四岳各如其方四瀆咸在山東至秦稱帝都咸陽則

五岳四瀆皆并在東方自五帝以至秦軼興軼衰名

山大川或在諸侯或在天子其禮損益世殊不可勝

記及秦并天下令祠宮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

可得而序也於是自殺以東索隱曰殺即嶠山杜預云嶠在弘農澗池縣西

南即今之二都山是也亦音蒙名山五大川祠二曰太室太室嵩高

也恒山泰山會稽湘山索隱曰地理志水曰濟曰淮

鄰國賢曰  
名山大川  
為天下表  
也三代命  
祀位則莫  
矣故君有  
易都祀無  
易望偏安  
者望可以  
通乎未能  
治其人而  
欲有事於

史記卷三十八 八單壽

神是誣神  
之神誰享  
然則在  
諸侯者何  
固天子  
也諸侯之  
地也  
字从人

索隱曰風俗通云濟廟春以脯酒為歲祠因泮凍  
在臨邑淮廟在平氏也

曰解凍○索隱曰案字林涸竭也音下  
疑也音于為反秋涸凍各反小類云涸讀與涸同

春則解秋則疑冬賽禱祠索隱曰賽音先代其牲用  
牛犢各一牢且珪幣各異自華以西名山七名川四

曰華山正義曰括地志云華山在華州華陰縣南八  
水過而行河神巨靈手盪脚蹋開而為兩今脚跡在

東首陽下手掌在華山今呼為仙掌河流於二山之  
間也關山圖云巨靈胡者偏得薄山薄山者襄山也

神仙之道能造山川出江河也薄山薄山者襄山也  
徐廣曰蒲阪縣有襄山或字誤也○索隱曰應劭云

襄山在潼關北十餘里穆天子傳云自河首襄山酈  
元水經云薄山統目與襄山不殊在今芮城北與中

條山相連是薄襄一山名也○正義曰薄音白落夜

襄音色眉反括地志云薄山亦名衰山一名十棘山  
一名渠山一名雷首山一名獨頭山一名首陽山一

名吳山一名條山在陝州芮城城北十里此山西起  
雷山東至吳坂凡十名以州縣分之多在蒲州今史

文云自華以岳山岐山徐廣曰武功縣有人壺山入  
西未詳也岳山岐山有岳山○索隱曰地理志岐

山在美陽也岳山徐廣曰在沂也○索隱曰徐說非鴻  
縣西北也岳山徐廣曰在沂也○索隱曰徐說非鴻

冢瀆山瀆山蜀之汶山也索隱曰黃帝臣大鴻葬為

嶧山在西郭璞註云山在汶水曰河祠臨晉索隱曰

陽郡廣陽縣一名瀆山也汶水曰河祠臨晉索隱曰

臨晉馮翊縣本漢臨晉縣也汶水曰河祠臨晉索隱曰

州馮翊縣本漢臨晉縣也汶水曰河祠臨晉索隱曰

志云大河祠在同州朝邑縣南三十里山海經云水

夷人面乘兩龍也太公金匱云馬脩也魚龍河圖云

隄首人姓呂公子女人姓馮名夷河伯字也華陰產

史記卷三十一 八 華書 五

沔祠

漢中索隱曰水經云沔水出武都沮縣注云東

女者漢

神是也湫淵祠朝那蘇林曰秋淵在安定朝那縣方

生草木音

反即龍之所處也○索隱曰湫音子小反又音子由

原州平高縣

湫谷水出寧州安定縣二十里江水祠蜀索隱曰風俗通

在江都地理志

祠之於委也廣雅云江神謂之奇湘江記云帝女也

卒為江神華陽國志

祠三所漢舊儀云祭四瀆用三牲圭沉有車馬糾蓋

○正義曰括地志云

城都縣南八里秦并天下江水祠蜀亦春秋泮泗禱

賽如東方名山川而牲牛犢牢且珪幣各異而四大

冢鴻岐吳岳崑崙有掌禾

孟康曰以新穀祭○索隱曰案

冢蓋亦因鴻冢而為號也陳寶節來祠服虔曰陳寶其河加有掌

醪此皆在雍州之域近天子之都故加車一乘駟狗

四灞產正義曰括地志云灞水古滋水也亦名曰藍

也即荆海猶柳之下流長水澧澇徐廣曰音勞駟索漢

縣界○索隱曰百官表有長水校尉沈約宋書云營

近長水因以為各水經云長水出白鹿原今之荆溪

水是也十三州記涇渭皆非大川以近咸陽盡得比

山川祠而無諸力車駟之屬汧洛正義曰括地志云

源縣西南開山東入渭洛水商州洛南縣西冢嶺山東北

流入河按有三洛二淵正義曰地理志云二川源在



川合因 鳴澤 索隱曰服虔云鳴澤在豕郡道縣。○正名也。

十五里按道縣在易州涿水縣。此一里故道城是也。澤在道南。 蒲山岳嶧山 嶧音先

許之屬為小山川皆歲禱賽泮涸祠禮不必同而雍

有日月參辰 索隱曰漢書舊儀云祭參辰於池陽南

北斗熒惑太白歲星填星二十八宿風伯雨師四海

九臣 晉灼曰自此以下至天淵十四臣索隱曰九臣

見其名數所出故 諸布諸嚴諸述之屬百有餘廟 索隱

昔賢皆不論也 祭星之處述亦未詳漢書作遂 西亦有數十祠索隱

即隴西之西縣秦 於湖有周天 十祠索隱曰地理志

之舊都故有祠焉

天子辟池 索隱曰樂立云辟池未聞顧氏

為昭明 天子辟池 以遺高池君始以曰璧池所謂華陰平

舒道逢使者持璧以遺高池君始以曰璧池今案謂天

子辟池即周天子辟雍之地故周文王都鄴武王都

耳張衡亦以辟池為雍也 於社亭有三社主之祠 韋

曰京兆杜縣有亭亭則杜字誤合作社亭且據文列

於下皆是地邑則社是縣案秦寧公與亳王戰亳王

奔戎遂滅湯社皇甫謐亦云周桓王時自有亳王號

濟陰非也案謂社亭二邑有三社主之祠也 壽星

祠索隱曰壽星蓋南極老人星也見則天下理安故

月之時萬物始生建於春氣布 而雍管廟亦有社主

李奇曰杜主故周之右將軍索隱曰地理志杜陵故

管子云周宣王殺杜伯不以罪後宣王田於圃杜伯國有杜主祠四墨

見杜伯執弓矢射宣王伏地而死故祠之也其在秦

中最小鬼之神者各以歲時奉祠唯雍四時上帝為

尊索隱曰雍有五時而言四者顧氏以為兼下文上

帝為五非也案四時據秦舊而言秦襄公始列為

諸侯而作西時文公卜居雍而後宣公作密時祠青帝靈

雍也至秦德公卜居雍而後宣公作密時祠青帝靈

公作上時祠黃帝下時祠炎帝獻公作畦時祠白帝

是為四并高祖增黑帝而五也正義曰括地志云

郵時吳陽上下時是言秦用四時其先景動人民唯

祠上帝青黃赤白最尊貴之也

陳寶故雍四時春以為歲禱因泮凍秋涸凍冬賽祠

五月嘗駒及四仲之月祠若月祠陳寶節來一祠春

夏用駢秋冬用駢時駒四匹木禺龍樂車一駟漢書

音義曰禺寄也寄生龍形於木也索隱曰禺音偶謂偶

其形於木禺馬亦然樂車謂車有鈴乃有和樂之節

故取名也木禺車馬一駟各如其帝色黃犢羔各四珪幣

各有數皆生瘞埋無俎豆之具正義曰豆以木為之

其中大夫以上赤雲氣畫諸侯受四升高尺二寸漆

加象飾口足天子玉飾之也三年一郊秦以冬十

月為歲首故常以十月上宿郊見李奇曰宿通權火

張晏曰權火烽火也狀若井潔臯也其法類稱故謂

之權欲令光明遠照通祀所也漢祀五時於雍五里

一烽火如淳曰權舉也索隱曰權如字拜於咸陽

一音燿周禮有司燿燿火官張晏解非也

之旁而衣上白其用如經祠云服虔曰西時畦時祠

經常也

西時畦時祠

畦

八

史記卷三十八

漢高祖事  
神之事以  
高祖此武  
聖則有天  
下而德未  
洽自不服  
者也

如其故上不親往諸此祠皆太祝常主以歲時奉祠  
之至如他名山川諸鬼及八神之屬上過則祠去則  
已郡縣遠方神祠者民各自奉祠而不領於天子之祝  
官祝官有祕祝即有蓄祥輒祝祠正義曰移過於下謂有災  
祥輒令祝官祠祭移其漢興高祖之微時嘗殺大蛇  
咎惡於衆官及百姓也有物曰蛇白帝子也而殺者赤帝  
子高祖初起禱豐  
粉榆社張晏曰粉白榆也社在豐公則祠蚩尤釁鼓旗遂以十月至  
一東北十里社徇沛為沛  
陽立為漢王因以十月為年首灞上與諸侯平咸  
色上赤二年東擊

籍籍而還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  
有白青黃赤帝之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有四  
何也莫知其說於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  
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時有司進祠上不親往悉  
召故秦祝官復置太祝太宰如其故儀禮因令縣為  
公社李奇曰下詔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  
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徐廣曰  
紀曰二年六月令祠官祀天後四歲天下已定詔御  
地四方上帝山川以時祀之史令豐謹治粉榆社常以四時春以羊彘祠之令祝

官立蚩尤之祠於長安長安置祠祝官女巫巫其梁巫

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屬索隱曰禮樂志有安世房中歌皆謂

祭時房中堂上歌 先祖之功德也 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司命巫社

巫族人先炊之屬索隱曰廣雅云東君日也王逸註楚詞雲中雲也東君雲中亦見歸

藏易也周禮以樛燎祠司命鄭衆云司命文 昌四星也○正義曰先炊古炊母之神也 秦巫祠

社主巫保族蠱系之屬索隱曰社主即上文三社之主巫保族蠱二神名蠱音力追反

荆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屬應劭曰先人所化

民人又貴悉置祠巫祝博求神靈之意文穎曰巫掌神之位次者也范氏世仕於晉故祠祝有晉巫范會

支庶留秦為劉氏故有秦巫劉氏隨魏都大梁故有梁巫後徙豐豐屬荆故有荆巫○索隱曰巫先謂古

之先有靈者蓋巫咸之類也 九天巫祠九天索隱曰孝

施糜鄭玄謂主施糜於中央曰鈞天東方曰蒼天東

武本紀云立九天廟於中央曰鈞天東方曰蒼天東

天於神明臺淮南子云中央曰鈞天東方曰蒼天東

北旻天北方玄天西北幽天西方皓天西南朱天南

方炎天東南陽天是為九天也○正義曰太玄經云

一中天二美天三徒天四罰更天五晬 皆以歲時祠

天六郭天七咸天八治天九成天也

宮中其河巫祠河於臨晉而南山巫祠南山秦中秦中

者二世皇帝張晏曰子產云匹夫匹婦強死者為厲各有時月其

後二歲或曰周興而邑郃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

下正義曰顏師古云祭有牲 於是高祖制詔御史其

令郡國縣立靈星祠常以歲時祠以牛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田

長田

則農祥也晨見而祭。正義曰漢舊儀云五年脩復周家舊祠祀后稷於東南為民祈農報厥功夏則龍星見而始雩龍星左角為天田右角為大庭天田為司馬教人種百穀為稷靈者神也辰之神為靈星故以壬辰日祠靈星於東南金勝為土相也廟記云靈星祠在長安城東十里高祖十年春有司請令縣常以春三月及時臘祠社稷以羊豕民里社各自財以祠制曰可其後十八年孝文帝即位即位十三年下詔曰今祕祝移過于下朕甚不取自今除之始名山大川在諸侯諸侯祝各自奉祠天子官不領及齊淮南國廢令太祝盡以歲時致禮如故正義曰齊有泰山淮南有天柱山二山初天子祝官不領遂廢其祀令諸侯奉祠今令太祝盡以歲時致

禮儀 是歲制曰朕即位十三年于今賴宗廟之靈

社稷之福方內又安民人靡疾間者比年登朕之不

德何以饗此皆上帝諸神之賜也蓋聞古者饗其德

必報其功欲有增諸神祠有司議增雍五時路車各

一乘駕被具正義曰顏師古云駕船被馬之飾皆具西時哇時禺車各

一乘禺馬四匹駕被具其河湫漢水正義曰河湫加黃河及秋泉力

玉各二正義曰言二水祭時各加玉璧二枚及諸祠各增廣壇場珪弊

俎豆以差加之而祝釐者歸福於朕百姓不與焉自

今祝致敬母有所祈魯人公孫臣上書曰始秦得水

德今漢受之推終始傳則漢當土德土德之應黃龍

見宜改正朔易服色色色一黃是時丞相張蒼好律歷

以為漢乃水德之始故河決金堤漢書音義曰其在東郡界其符

也索隱曰謂河決乃水德之將應也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內赤服虔曰十月

尚伏在地故內赤與德相應如公孫臣言非也罷

之後三歲黃龍見成紀正義曰在文帝十五年春也

文帝乃召公孫臣廷為博士與諸生草改歷服色事

其夏下詔曰異物之神見于成紀無害於民歲以有

朕祈郊上帝諸仲禮官議無諱以勞朕有司皆曰

古者天子夏親郊祀上帝於郊故曰郊於是夏四月

文帝始郊見雍五時祠衣皆上赤其明年趙人新垣

平以望氣見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若人冠

纓焉或曰東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張晏曰神明曰

也日出東方舍謂陽谷日沒於西臺謂北谷也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

應於是作渭陽五帝廟同宇帝一殿面各五門各如

其帝色祠所用及儀亦如雍五時韋昭曰宇謂上同

重屋也贊曰一營宇之中立五廟○正義曰括地志

云渭陽五帝廟在雍州咸陽縣東三十里宮殿五帝廟一宇五殿也按一字之內而設五帝夏四月

各依其方帝別為一殿而門各如帝色也夏四月

文帝親拜霸渭之會以郊見渭陽五帝五帝廟南臨

渭北穿蒲池溝水正義曰類師古云蒲也為池而種蒲也蒲字或作藺言其水恐顏說

非按括地志云渭北咸陽縣有藺池而始皇逢盜藺池者也言穿溝引渭水入藺池也疑藺字誤作為蒲

重更權火舉而祠若光輝然屬天焉於是貴平上大

夫賜累千金而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索隱曰小

顏云刺謂采取之也劉向七錄云文帝所賜反謀議巡狩

封禪事文帝出長安門徐廣曰在霸陵駟案如亭曰亭名也正

安門故亭在雍州萬年縣東北茹館陶公主長門國武帝以長門宮中後若見五人於

道北遂因其直北立五帝壇孟康曰直值也值祠以

其立

五牢且其明年新垣平使人持玉杯書闕下獻之

平言上曰闕下有寶玉氣來者已視之果有獻玉杯

者刻曰人主延壽平又言臣候日再索隱曰晉灼

陽公與韓構戰戰刑日暮援戈居頃之日卻復中於

是始更以十七年為元年令天下大酺平言曰周鼎

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泗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

氣意周鼎其出乎兆見不迎則不至於是上使使治

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徐廣曰是後三十人有

上書告新垣平所言氣神事皆詐也下平吏治誅夷

史記卷二十八

不暇給  
未合而  
以少不  
入也日  
神明之  
於改正  
又曰  
謀議封禪  
日  
秦山  
德亦  
成

史記卷二十八  
八單書  
三  
余

帝封禪  
神等事  
神符瑞  
如蘇秦  
而  
也

新垣平自是之後文帝怠於改正朔服色神明之事  
而渭陽長門五帝使祠官領以時致禮不往焉明年  
匈奴數入邊興兵守禦後歲少不登數年而孝景即  
位十六年祠官各以歲時祠如故無有所興至今天  
子自此後武帝事褚先生取為武帝本紀注解已在第十二卷今直載徐義今天子初即  
位尤敬鬼神之祀元年漢興已六十餘歲矣天下又  
安搢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而上鄉儒術  
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為公卿欲議古立明堂  
城南以朝諸侯草巡狩封禪改歷服色事未就會竇

太后治黃老言不好儒術使人微伺得趙綰等姦利

事召按綰臧綰臧自殺諸所興為皆廢後六年竇太

后崩其明年徵文學之士公孫弘等明年今上初至

雍郊見五時後常三歲索隱曰漢舊儀云元年一郊祭地二年祭

五時三歲一編是時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躡氏觀

神君者長陵女子以子死見神於先後宛若宛若祠之

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祠其後子孫以尊顯及今上

即位則厚禮置祠之內中間其言不見其人云是時

李少君亦以祠龜穀道却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者



故深澤侯舍人索隱曰案表深澤侯趙將夜以高祖八年封侯至元朔五年夷侯胡薨無

後國主方匿其年及其生長常自謂七十能使物却

老其游以方徧諸侯無妻子人聞其能使物及不死

更饋遺之常餘金錢衣食人皆以為不治生業而饒

給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爭事之少君資好方善為

巧發竒中嘗從武安侯飲索隱曰武安侯田蚡也坐中有九十

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為兒時從

其大父識其處一坐盡驚少君見上上有故銅器問

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寢索隱曰韓子云齊景

公與晏子遊於少海登相寢之臺而望其國

已而案其刻果齊桓公器一

宮盡駭以為少君神數百歲人也少君言上曰祠竈

則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食

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僊者乃可見見之以封

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安期生

食巨棗大如瓜索隱曰包愷云巨或作臣安期生僊者通蓬萊中

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

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砂諸藥齊為黃金

矣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為化去不死而使黃

錘徐廣曰錘音才志反史寬舒受其方求蓬萊安期

生莫能得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更來言神事

矣毫人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索隱曰

圖曰天宮紫微北極天一太一宋均云天一太一此

極神之别名春秋佐助期曰紫宮天皇曜龜寶之所

理也石氏云天一各一星太一佐曰五帝古者

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岳郊用太牢七日為壇開八通

之鬼道索隱曰司馬彪續漢書祭祀志云壇有八陛

道八通廣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常

奉祠如忌方其後人有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壹用

太牢祠神三一天一地一太一天子許之令太祝領

祠之於忌太一壇上如其方後人復有上書言古者

天子常以春解祠索隱曰謂祠祭以祠黃帝用一梟

破鏡冥羊用羊祠馬行用一青牡馬太一澤徐廣曰

山君地長用牛索隱曰此則人上書言古天子祭

山澤山君地長謂祭地於嶧山同用武夷君用乾魚

太牢故云用牛蓋是異代之法也武夷君用乾魚

索隱曰顧氏案地理志云建安有武夷山溪有仙人

葬處即漢書所謂武夷君是時既用越巫勇之疑即

此神今案其祀用乾魚兼陰陽使者以一牛令祠官

領之如其方而祠於忌太一壇旁其後天子苑有白

鹿以其皮為幣以發瑞應造白金焉索隱曰樂彥云謂龍馬龜也

其明年郊雍徐廣曰武帝立巳十九年獲一角獸若麟然有司曰

陛下肅祗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於是以

薦五時時加一牛以燎錫諸侯白金風符應合于天

也於是濟北王以為天子且封禪乃上書獻太山及

其旁邑天子以他縣償之常山王有罪遷天子封其

弟於真定以續先王祀徐廣曰元門四年時而以常山為郡然

後五岳皆在天子之邦其明年齊人少翁以鬼神方

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徐廣曰外戚傳封禪書曰趙人王夫人幸有子封為齊王

其人卒少翁以方蓋夜致王夫人及竈鬼之貌云索隱曰漢書作李夫人卒帝悼之李少翁致其形帝為作賦此云王夫人新論亦同未詳天子自帷

中望見焉於是乃拜少翁為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

客禮禮之文成言曰上即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

神神物不至乃作畫雲氣車及各以勝日駕車辟惡

鬼索隱曰樂彥云畫以赤車以丙丁畫玄車以勝日者謂畫青車以甲乙畫

黃車故云駕車辟惡鬼也又作甘泉宮中為臺室畫

天地太一諸鬼神而致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

益衰神不至乃為帛書以飯牛佯不知言曰此牛腹

史記卷三十八 八單書 二十二 業遠

中有奇殺視得書書其甚怪天子識其手書問其人

果是偽書於是誅文成將軍隱之其後則又作柏梁

銅柱徐廣曰元承露仙人掌之屬矣文成死明年天

子病鼎湖甚索隱曰三輔黃圖云鼎湖宮各在藍田

分屬弘農也巫醫無所不致不愈游水發根言上郡

有巫病而鬼神下之上召置祠之其泉及病使人問

神君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病少愈彊與我會其泉

於是病愈遂起幸其泉病良已大赦置酒壽宮神君

壽宮神君最貴者太一其佐曰大禁司命之屬皆從

之弗可得見聞其言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來則風

肅然居室帷中時書言然常以夜天子被然後入因

巫為主人關飲食所以言行下又置壽宮北宮張羽

旗設供具以禮神君神君所言上使人受書其言命

之曰書法其所語世俗之所知也無絕殊者而天子

心獨喜其事祕世莫知也其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

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一元曰建二元以長星日光

三元以郊得一角獸曰符云其明年冬天子郊雍議

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答也有司與

太史公祠官寬舒議天地牲角爾粟今陛下親祠后  
土后土宜於澤中圓丘為五壇壇一黃犢太牢具已  
祠盡瘞而從祠衣上黃於是天子遂東始立后土徐廣  
曰元鼎四年祠汾陰睢丘如寬舒等議上親望拜如上帝  
禮禮畢天子遂至滎陽而還過雒陽下詔曰三代魏  
絕遠矣難存其以三十里地封周後為周子南君以  
奉其先祀焉是歲天子始巡郡縣浸尋於泰山矣其  
春樂成侯上書言樂大樂大膠東宮人故嘗與文成  
將軍同師已而為膠東王尚方而樂成侯姊為康王

序

索隱曰康王名寄

無子康王死他姬子立為王而康后有

淫行與王不相中

索隱曰三蒼云中得也

相危以法康后聞文

成已死而欲自媚於上乃遣樂大因樂成侯求見言方

天子既誅文成後悔其蚤死惜其方不盡及見樂大大

說大為人長美言多方略而敢為大言處之不疑大言

曰臣常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顧以臣為賤不信

臣又以為康王諸侯耳不足與方臣數言康王康王又

不用臣臣之師曰黃金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

僊人可致也然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奄口惡敢言

方哉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索隱曰論衡云氣勃而

殺人儒林傳曰食子誠能脩其方我何愛乎索隱曰

肉無食馬肝是也大云子誠能修文成方我更何

所愛惜乎謂不吝金寶祿位也大曰臣師非有求人

人者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有親屬以

客禮待之勿卑使各佩其信印乃可使通言於神人

神人尚肯邪不邪致尊其使然後可致也於是上使

驗小方鬪某某白相觸擊索隱曰顧氏案萬畢術云

石棊頭置局上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乃拜

大為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印索隱曰謂五利將軍

天士將軍地士將軍

大通將軍佩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印制詔

御史昔禹疏九江決四瀆間者河溢臯陸隄繇不息

朕臨天下二十有八年徐廣曰元天若遺朕士而大

通焉乾稱蜚龍鴻漸于般朕意庶幾與焉其以二千

戶封地士將軍大為樂通侯賜列侯甲第僮千人乘

輦斥車馬帷帳器物以充其家又以衛長公主妻之

索隱曰衛子夫之子曰衛太子女曰衛長公主齊金

是衛后長女也非如帝姊曰長公主之例也天子親

如五利之第使者存問供給相屬於道自大主徐廣曰武

帝將相以下皆置酒其家獻遺之於是天子又刻玉  
 印曰天道將軍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  
 亦衣羽衣夜立白茅上受印以示不臣也而佩天道  
 者且為天子道天神也於是五利常夜祠其家欲以  
 下神神未至而百鬼集矣然頗能使之其後裝治行東  
 入海求其師云大見數月佩六印索隱曰史如樂通  
 侯及天道將軍印  
 為六印貴震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搃掇而自言  
 有禁方能神僊矣其夏六月中汾陰巫錦為民祠魏  
 睢后土營旁見地如鈎狀指視得鼎鼎大異於衆鼎

文鏤無款識怪之言吏吏告河東太守勝勝以聞矣

子使使驗問巫得鼎鼎無姦詐乃以禮祠迎鼎鼎至其泉

從行上薦之至中山徐廣曰河渠書曰燕疆有黃雲  
 鑿涇水自中山

蓋焉有鹿過上自射之因以祭云徐廣曰上言從行  
 上薦之或者祭鼎

也至長安公卿大夫皆議請尊寶鼎鼎天子曰間者河

溢歲數不登故巡祭后土祈為百姓育穀今歲豐庶

未報鼎鼎為出哉有司皆曰聞昔泰帝興神鼎鼎一索  
 隱

曰孔文祥云一者壹統天地萬物所繫終也黃帝作  
 泰帝太昊也

寶鼎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鼎皆嘗享賜

徐廣曰鵠亨也音傷上帝鬼神遭聖則興禹遷于

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淪沒伏而不見頌云自

堂祖基自羊祖牛鴈鼎及真不吳不驚胡考之休今

鼎至其泉光潤龍變承休無疆合茲中山徐廣曰關

中山也非有黃白雲降蓋若獸為符路弓乘矢集獲

壇下報祠大享徐廣曰一云唯受命而帝者心知其

意而合德焉鼎宜見於祖禩藏于帝廷以合明應制

曰可入海求蓬萊者言蓬萊不遠而不能至者殆不

見其氣上乃遣望氣佐候其氣云其秋上幸雍且郊

或曰五帝太一之佐也宜立太一而上親郊之上

未定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

至與黃帝時等卿有札書曰黃帝得寶鼎死胸問於

鬼史區鬼史區對曰黃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巳酉朔

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黃帝迎日推策後

率二十歲復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黃帝

僊登于天卿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視其書不經疑其

妄書謝曰寶鼎事已決矣尚何以為卿因嬖人奏之

上大說乃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公由公已死上曰



申公何人也卿曰申公齊人與安期生通受黃帝言  
 無書獨有此鼎書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曰漢之聖  
 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封  
 禪七十二王唯黃帝得上泰山封申公曰漢主亦當  
 上封上封則能僊登天矣黃帝時萬諸侯而神靈之  
 封居七千索隱曰韋昭云黃帝時萬國以其修神靈  
 得封者七千國或為七十國樂彥云以舜  
 為神明之後封媯滿於陳之類是也顧氏案國語仲  
 尼云山川之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為神注芒氏  
 之君守封禹之山也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中國  
 華山首山太室太山東萊此五山黃帝之所常游與

神會黃帝且戰且學僊患百姓非其道者乃斷斬非

鬼神者索隱曰謂有非毀鬼神百餘歲然後得與神

通黃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吏區號大鴻死葬雍故

鴻冢是也其後黃帝接萬靈明廷明廷者其泉也所

謂寒徐廣曰一作塞門者谷口也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

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索隱曰說文云

名云胡在咽下垂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者七十

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

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

胡髯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於是天子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躡耳乃拜卿為郎東使候神於太室上遂郊雍至隴西西登崆峒幸其泉令祀官寬舒等具太一祠壇祠壇放薄忌太一壇壇三垓徐廣曰階次也五帝壇環居其下各如其方黃帝西南除八通鬼道太一其所用如雍一時物而加醴棗脯之屬殺一狸牛以為俎豆牢具而五帝獨有俎豆醴進其下四方地為醜食羣臣從者及北斗云已祠昨餘皆燎之其牛色白鹿居其中斑在鹿

申水而洎之

徐廣曰洎一作酒灌水於盆中曰洎音冀

祭日以牛祭月以

羊豨特

索隱曰樂考云祭日以太牢月以少牢特不用牲也小類云牛羊若豨止一牲故云特也

太一祝宰則衣紫及繡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十

一月辛巳朔旦冬至昧爽天子始郊拜太一朝朝日

夕夕月則揖而見太一如雍郊禮其贊饗曰

索隱曰顧氏云

饗祀祠也漢書儀云贊饗一人秩六百石是也

天始以寶鼎神策授皇帝朔

而又朔終而復始皇帝敬拜見焉而衣上黃其祠列

火滿壇壇旁亨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焉公卿言皇

帝始郊見太一雲陽有司奉瑄玉嘉牲薦饗是夜有

美光及晝黃氣上屬天太史公祠官寬舒等曰神靈  
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太時壇以明應令  
太祝領秋及臘間祠三歲天子一郊見其秋為伐南  
越告禱太一以牡荆畫幡日月北斗登龍以象太一  
三星為太一鋒徐廣曰天官書曰天極星明者太一常居也斗口三星曰太一命曰  
靈旗為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而五利將軍使  
不敢入海之泰山祠上使人隨驗實毋所見五利妄  
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讎索隱曰鄭德云相應為讎謂其言語不相應無驗也  
上乃誅五利其冬公孫卿候神河南言見僊人跡綏

氏城上有物如雉往來城上天子親幸綏氏城視跡  
問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僊者非有求人主人  
主者求之其道非少寬假神不來言神事事如迂誕  
積以歲乃可致也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觀名山  
神祠所以望幸也其春既滅南越上有嬖臣李延年  
以好音見上善之下公卿議曰民間祠尚有鼓舞樂  
今郊祠而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祠天地皆有樂  
而神祇可得而禮或曰太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  
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為二十五弦於是賽南越禱祠

太一后上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弦徐廣曰瑟及

空侯徐廣曰應劭云武帝令樂人侯調始造此器琴瑟自此起其來年冬

上議曰古者先振兵釋旅徐廣曰古釋字作澤然後封禪乃遂

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還祭黃帝冢橋山釋兵須如

徐廣曰須一作涼上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對曰

黃帝已僊上天羣臣葬其衣冠既至其泉為且用事

太山先類祠太乙自得寶鼎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

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禮而羣儒采封禪尚書周

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齊人丁公年九十餘曰封禪

者合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

上即無風雨遂上封矣於是乃令諸儒習射牛草

封禪儀數年至且行天子既聞公孫卿及方士之言

黃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欲放黃帝以上接

神僊人蓬萊士高世比德於九皇而頗采儒術以文

之羣儒既已不能辨明封禪事又牽拘於詩書古文

而不能騁上為封禪祠器示羣儒羣儒或曰不與古

同徐偃又曰太常諸生行禮不如魯善周霸屬圖封

禪事於是上絀偃霸而盡罷諸儒不用三月遂東幸

緱氏禮登中岳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云  
問上上不言問下下不言於是以前三百戶封太室奉  
祀命曰崇高邑東上太山太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令  
人上石立之太山巔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  
人之上疏言神怪竒方者以萬數然無驗者乃益發  
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公孫卿持  
節常先行候名山至東萊言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  
則不見見其跡甚大類禽獸云羣臣有言見一老父  
牽狗言吾欲見巨公已忽不日尤上即見大跡未信及

羣臣有言老父則大以為僊人也宿留海上亭方士  
傳車及間使求僊人以千數四月還至奉高上念諸  
儒及方士言封禪人人殊不經難施行天子至梁父  
禮祠地主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薦紳射牛行事封  
太山下東方如郊祠太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  
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祕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  
侯上太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禪太  
山下趾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天子皆親拜見衣  
上黃而盡用樂焉江淮間一茅三脊為神藉五色土

益雜封縱遠方奇獸蜚禽及白雉諸物頗以加禮兕  
牛犀象之屬不用皆至太山祭后土封禪祠其夜若  
有光書有白雲起封中天子從禪還坐明堂羣臣更  
上壽於是制詔御史朕以眇眇之身承至尊兢兢焉  
懼不任維德菲薄不明于禮樂脩祠太一若有象景  
光屑如有均望震於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太山至于  
梁父而後禪肅然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賜民百戶  
牛一酒十石加年八十孤寡布帛二匹復博奉高麗  
金甌城無出今年租稅其大赦天下如乙卯赦令行

所過毋有復作事在二年前皆勿聽治又下詔曰古  
者天子五載一巡狩用事泰山諸侯有朝宿地其令  
諸侯各治邸泰山下天子既已封太山無風雨災而  
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  
之乃復東至海上望冀遇蓬萊焉奉車子侯暴病一  
日死索隱曰新論云武帝出璽印石財有朕兆子侯  
則沒印帝畏惡故殺之風俗通亦云然顧胤案  
武帝集帝與子侯家語云道士皆言子侯得仙不足悲此說是也上乃遂去並海上  
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反至甘泉  
有司言寶鼎出為元鼎以今年為元封元年其秋有

史記卷五十五 封禪書 三十一

星第于東井後十餘日有星第于三能望氣王朔言  
候獨見旗星出如爪食頃復入焉有司皆曰陛下建  
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索隱曰樂彥包愷並作旗  
星旗星即德星也符瑞圖  
云旗星之極芒艷  
如旗本亦作旗也其來年冬郊雍五帝還拜祝祠太  
一贄饗曰德星昭衍厥維休祥壽星仍出淵耀光明  
信星昭見皇帝敬拜太祝之享其春公孫卿言見神  
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天子於是幸緱氏城拜卿  
為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數日無所見見大人跡  
云復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藥以千數是歲旱於是天

子既出無名乃禱萬里沙過祠泰山還至蘇子自臨  
塞決河留二日沈祠而去使二卿將卒塞決河徙二  
渠復禹之故跡焉是時既滅兩越越人勇之乃言越  
人俗鬼而其祠皆見鬼數有效昔東甌王敬鬼壽百  
六十歲後世怠慢故衰耗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臺  
無壇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雞卜二信之越祠雞  
卜始用公孫卿曰僊人可見而上往常遽以故不見  
今陛下可為觀如緱城徐廣曰一云  
如緱氏城置脯棗神人宜  
可致也且僊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則作蜚廉柱

史記卷八十一 封禪書 三十一

觀甘泉則作益延壽觀索隱曰小顏以為作益壽延壽二館漢帝故事云作延壽

觀高三丈使御持節設具而候神人乃作通天臺臺徐

日在甘泉○索隱曰漢書並無臺字疑衍也置祠具其下將招來僊神人

之屬於是甘泉更置前殿始廣諸宮室夏有芝生殿

房內中徐廣曰元封二年天子為塞河與通天臺若見有光

云乃下詔甘泉房中生芝九莖赦天下毋有復作其

明年伐朝鮮夏旱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

三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其令天下尊祠靈

星焉其明年上郊雍通回中道巡之春至鳴澤從西

河歸其明年冬上巡南郡至江陵徐廣曰元封五年而東登

禮潛之天柱山號曰南岳浮江自尋陽出縱陽過彭

蠡禮其名山川北至琅邪並海上四月中至奉高脩

封焉初天子封泰山泰山東北趾古時有明堂處處

險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

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

以茅蓋通水園宮垣為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

昆侖天子從之入以拜祠上帝焉於是上令奉高作

明堂汶上徐廣曰元封二年秋如帶圖及五年脩封則祠太

史記卷三十一 禮書



一五帝於明堂上坐今高皇帝祠坐對之祠后土於  
下房以二十大牢天子從昆侖道入始拜明堂如郊  
禮禮畢燎堂下而上又上泰山自有祕祠其巔而泰  
山下祠五帝各如其方黃帝并赤帝而有司侍祠焉  
山上舉火下悉應之其後二歲十一月甲子朔旦冬  
至推賢者以本統天子親至泰山以十一月甲子朔  
旦冬至日祠上帝明堂毋脩封禪徐廣曰常五年一  
脩耳今適二年故  
但祠於其贊饗曰天增授皇帝太元神策周而復始  
皇帝敬拜太一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

驗然益遣冀遇之十一月乙酉相梁棐十二月甲午  
朔上親禪高里祠后土臨勃海將以望祀蓬萊之屬  
冀至殊廷馬上還以柏梁棐故朝受計甘泉公孫卿  
曰黃帝就青靈臺十二日燒黃帝乃治明廷明廷其  
泉也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其後天子又朝  
諸侯其泉其泉作諸侯邱勇之乃曰越俗有火棐復  
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宮度為千門萬  
戶前殿度高未央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其西則  
唐中數十里虎圈其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命

曰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龜  
魚之屬其南有玉堂壁門大鳥之屬乃立神明臺井  
幹樓度五十丈輦道相屬焉夏漢改曆以正月為歲  
首而色上黃官名更印章以五字為太初元年是歲  
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雒陽虔初等以方祠詛匈  
奴大宛焉其明年有司上言雍五時無牢熟具芬芳  
不備乃令祠官進時犢牢具色食所勝而以木禺馬  
代駒焉禘五月嘗駒行親郊用駒及諸名山川用駒  
者悉以木禺馬代行過乃用駒他禮如故其明年東

巡海上考神僊之屬未有驗者方士有言黃帝時為  
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於執期命曰迎年上許作之  
如方命曰明年上親禮祠上帝焉公玉帶曰黃帝時  
雖封太山然風后封臣歧伯令黃帝封東太山禪凡  
徐廣曰一作丸山合符然後不死焉天子既令設祠具至東  
泰山泰山卑小不稱其聲乃令祠官禮之而不封禪  
焉其後令帶奉祠候神物夏遂還泰山脩五年之禮  
如前而加以禪祠石閭石閭者在太山下陞南方方  
士多言此僊人之閭也故上親禪焉其後五年復至

此以下至  
武帝封禪  
之事而結  
之自然其  
效可睹矣  
蓋其辭  
以識之也

大山脩封徐廣曰天還過祭恒山今天子所興祠太  
一后土三年親郊祠建漢家封禪五年一脩封薄忌  
太一及三一冥羊馬行赤星五寬舒之祠官以歲時  
致禮索隱曰郊祀志云祠官寬舒議祠后凡六祠皆  
太祝領之至如八神諸明年凡山他名祠行過則祠  
行去則已方士所興祠各自主其人終則已祠官不  
主他祠皆如其故今上封禪其後十二歲而還徧於  
五岳四瀆矣而方士之候伺神人入海求蓬萊終無  
有驗而公孫卿之候神者猶以大人之跡為解無有

皆用事鬼  
神者則自  
舞以來之  
事皆包括  
其外之儀  
表也裏者  
其內之德

效天子益台厭方士之怪迂語矣然羈縻不絕其  
甚直自此之後方士言神祠者彌衆然其效可睹矣  
太史公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入  
壽宮侍祠神語究觀方士祠官之意於是退而論次  
自古以來用事於鬼神者具見其表裏後有君子得  
以覽焉若至俎豆珪幣之詳獻酬之禮則有司存

皆用事鬼  
神者則自  
舞以來之  
事皆包括  
其外之儀  
表也裏者  
其內之德

皆用事鬼  
神者則自  
舞以來之  
事皆包括  
其外之儀  
表也裏者  
其內之德



縣北五十里為南到華陰正義曰華陰縣也魏之陰

鑿廣八十步高帝改東下砥柱正義曰底柱山俗名三門山在

孟津正義曰孟津在洛州河陽縣南維汭至于大邳正義曰孟津在洛州河陽縣南

於是禹以為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昭韋

難以行平地數為敗乃廝二渠以引其河漢書

音義曰廝分也二渠其一出自丘西南二折者也其

字從水按韋昭云疏決為灑字音疏畦反廝即分其

也北載之高地過降水正義曰降水源出路州至于

大陸正義曰大陸澤在邢州及趙州播為九河同為

逆河入于勃海瓚曰禹貢曰夾石碣石入于海然

年河徙東郡更注勃九川既疏九澤既灑諸夏艾安

功施于三代自是之後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索

曰楚漢中分之界文穎云即今官渡水也蓋為二流

一南經陽武為官渡水一東經大梁城即河溝今之

是也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西方

則通渠漢水雲夢之野東方則通鴻溝江淮之間於

吳則通渠三江五湖韋昭曰五湖名耳實一湖今

三江按地理志北江從會稽毗陵縣北東入海中江

從丹陽蕪湖縣東北至會稽陽羨縣東入海南江從

會稽吳縣南東入海故禹貢有北江中江也五湖郭

璞江賦云具區兆滿彭蠡青草洞庭又云太湖周五

葉

葉

葉

百里故於齊則通蓄濟之間於蜀蜀守水漢書曰李鑿

離碓晉灼曰辟沫水之害說文云沫水出蜀西南徼

外與青衣合穿二江成都之中正義曰括地志云大

東南入海也橋水一名清江亦名水江西南自温江縣界流來又

云耶江一名成都江一名布橋江亦名中日江亦曰

內江西北自新繁縣界流來二江並在益州成都縣

昭王使李冰為蜀守開成都縣兩江既田萬頃神須

取女二人以為婦水自以為女與神婚徑至祠勸神

酒酒杯澹澹因厲聲責之因忽不見良久有兩蒼牛

開於江峯有開輒還流江謂官屬曰吾聞疲極不當

相助耶南向腰中正白者我緩也主簿刺殺北面者

江神遂死華陽國志云蜀時濯錦流江中則鮮明也

此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溉浸百姓饗其利至于所

過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疇之渠以萬億計然莫定

數也西門豹引漳水溉鄴正義曰括地志云漳水一

縣西力黃山地理志云濁漳水在長子鹿谷山東至

鄴入青漳按力黃鹿谷二山壯鹿也鄴相州之縣也

以富魏之河內而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罷之母令東

伐如淳曰欲罷勞之乃使水工鄭國韋昭曰鄭國能

間說秦令鑿渠水自中山西即瓠口為渠索隱曰小

仲即今九變山之東中山是也即至也瓠口即谷口

河所通也所謂寒門谷口是也與池陽相近故曰田於

在雍州雲陽縣西二十五里又云焦獲穀亦名瓠有涇

雲陽縣西南二十五里今枯也並北山東注洛徐廣

馮翊懷 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覺秦欲殺鄭國

鄭國曰始臣為間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索隱曰溝洫

為韓延殺歲之命為秦建萬世之功是也秦以為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

墳闕之水溉澤鹵之地四萬餘頃索隱曰溉音古代

本或作斥則收皆畝一鍾於是關中為沃野無凶年

秦以富彊卒并諸侯因命曰鄭國渠漢興三十九年

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正義曰括地志云金隄

東五於是東郡大興卒塞之其後四十有餘年今天

子元光之中而河決於瓠子東南注鉅野正義曰括

地志云

州鉅野縣東通於淮泗於是天子使汲黯鄭當時與

人徒塞之輒復壞是時武安侯田蚡為丞相其奉邑

食郿索隱曰郿音輸韋昭云清河郿居河北河決而

南則郿無水菑邑收多蚡言於上曰江河之決皆天

事未易以人力為彊塞塞之未必應天而望氣用數

者亦以為然於是天子久之不事復塞也是時鄭當

時為大農言曰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中上度六月而

罷而漕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

並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令三月罷而

並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令三月罷而

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以溉田此損漕省卒而益

肥關中之地得穀天子以為然令齊人水工徐伯表

索隱曰舊說徐伯表水工姓名也小顏云表者巡

行穿渠之處而表記之若今豎標表不是名也

發卒徐廣曰一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通以漕大

便利其後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頗得以溉田矣其後

河東守番係言漕從山東西索隱曰番音婆又音潘

氏也係音系從山東西者謂歲百餘萬石更砥柱之

限敗亡甚多而亦煩費穿漕正義曰括地志云

樂縣北百三十里管涔山北東南流入漑皮氏汾陰

并州即西南流入至絳州蒲州入河也

正義曰括地志云皮氏故城在絳州龍門縣西百

十步自秦漢魏晉皮氏縣皆治也汾陰故城俗名股

湯城在蒲汾陰縣下引河漑汾陰蒲坂下度可得五

千頃五千頃故盡河壩韋昭曰壩音而緣棄地民爰

牧其中耳索隱曰爰乾草也謂今漑田之度可得穀

二百萬石以上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砥柱之東

可無復漕天子以為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

移徙渠不利則田者不能償種之之河東渠田廢予

越人令少府以為稍入索隱曰其田既難越人徙居

稅入之其後人有上書欲通棗斜道韋昭曰棗中縣

於少府



賈曰襄斜二水名○正義曰括地志云襄谷在梁州

襄城縣北五十里斜水流出襄城縣西北九十八里

汧斜水通渭皆以行船是也按襄城即襄中縣也及

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問其事因言抵蜀從故道

正義曰括地志云鳳州兩當縣故道多阪面遠今穿襄

本漢故道縣也在州西五十一里故道多阪面遠今穿襄

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襄水通汧斜水通渭皆可以行

船漕漕從南陽正義曰南陽郡今鄧州也上汧入襄襄之絕水至斜

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下漕如此漢中之穀可致山

東從汧無限正義曰無限言多也山東謂河南之東

今並從汧便於三門之漕也便於砥柱之漕且襄斜材木竹箭之

饒儀於巴蜀天子以為然拜湯子卬為漢中守發穀萬

人作襄斜道五百餘里道未便近而水湍石不可漕

其後莊熊罷言臨晉正義曰括地志云同州本臨晉城也名大荔城亦曰為翔城

民願穿洛以溉重泉以東苗內餘頃故鹵地誠得水可

令畝十石正義曰洛涇沮水也括地志云重泉故城

北亦四於是為發卒萬餘人穿渠自徵引洛水至商

顏下服虔曰顏音崖應劭曰徵在馬翊或曰商顏山

城也類岸善崩正義曰言高原之崖峯乃鑿井深者

四十餘丈往往為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類以絕商顏

又如水類

贊曰下流曰類東至山嶺十餘里間井渠之生自此始穿渠

得龍骨

正義曰括地志云伏龍祠在同州馬湖縣西北四十里故老云漢時自微穿渠引洛得龍骨其後立祠因以伏龍為名今祠頗有靈驗也故名曰龍首渠作之十餘歲

渠頗通猶未得其饒自河决瓠子後二十餘歲歲因

以數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天子既封禪巡祭山川

其明年旱乾封少雨天子乃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

人塞瓠子决於是天子已用事萬里沙

正義曰括地志云萬里沙在華州接縣東北二十里也則還自臨决河流白馬玉壁于河令

羣臣從官自將軍已下皆負薪實决河是時東流郡

燒草以故薪柴少叩下淇園之竹以為楗

如淳曰楗之口稍稍布挿接以樹之水稍弱補令密謂之天子既

捷以草塞其裏乃以土填之有石以石為之

臨河决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曰瓠子决兮將奈何皓

皓肝肝兮閭殫五河

如淳曰殫盡也閭謂州閭盡為河殫為河兮地不

得寧功無已時兮吾山平

徐廣曰東郡東阿有魚山或者平駟案如淳曰恐

水漸山使平也韋昭曰鑿山以填河也

吾山平兮鉅野溢

徐廣曰鉅野如淳曰鉅野澤也鉅野溢兮拍冬日

徐廣曰拍猶迫也冬日行天邊若與水相連矣駟案漢書

延道弛兮離常流

徐廣音義曰鉅野滿溢則衆魚沸而滋長也迫冬日乃止延道弛兮離常流

龍騁兮方遠遊歸舊川亡神哉沛賈曰水還舊道則羣害消除而

神祐滂矣不封禪兮安知外為我謂河泗兮何不仁

泛濫不止兮愁吾人齧張晏曰齧為水所浮漂兮淮泗兩桑地名也

為水所浮漂如淳曰邑名久不反兮水維緩一曰河湯湯兮激澤

爰北渡迺兮浚流難塞長茨兮沈美玉如淳曰塞取也茨草也音

郊一曰茨竿也取長竿樹之用著石間以塞決河音

曰竹葦經謂之茨下所以引致土石者也○索隱曰

足音廢鄒氏又音緋也河伯許兮薪不屬如淳曰旱

新不屬兮衛人罪燒蕭條兮噫乎何以禦水林

竹兮捷石菑如淳曰河決捷不能禁故言菑宣房塞

兮萬福來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房官道

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灾

自是之後用事者爭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

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關中輔渠靈軹如淳曰地理志盤屋有靈

軹渠○索隱曰案溝洫志兒寬為左內史奏請引堵

穿六輔渠小頰云今尚謂之輔渠亦曰六渠也

水徐廣曰汝南九江引淮東海引鉅定太山

下引汶水皆穿渠為溉田各萬餘頃佗小渠披山通

道者不可勝言然其著者在宣房

太史公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于會稽大

湟徐廣曰一作濕上姑蘇望五湖東闕洛汭大邳迎河行淮

泗濟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北自龍門至于

朔方曰甚哉水之為利害也余從負薪塞宮房悲瓠

子之詩而作河渠書徐廣曰蕭血志行田二百畝分賦田與一夫二百畝以田惡故

更歲耕之

### 史記題評二十九

### 史記題評三十

#### 平準書第八

駟案漢書百官表曰大司農屬官有平準令○索隱曰大司農屬官有平準令丞者以鈞天下郡國輸欵貴則耀之賤則買之平賦以相準輸歸于京都故命曰平準

漢興接秦之弊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饟作業劇而

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鈞四索隱曰天子駕駟馬其色

不能具鈞色之駟馬漢書作醇而將相或乘牛車齊

民無藏蓋於是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漢書食

鑄榆莢錢○索隱曰顧氏案古今註云秦錢半兩徑寸二分重十二銖莢錢重三銖錢譜云文為漢興也

實曰此篇  
敘事錯綜  
全在後前  
呼與結前  
生後為之  
血脉初用  
焉字猶為  
疑辭後多  
用矣字遂  
為大辭其  
曰物盛而  
衰固其變  
也則為諸  
繳語之警  
策細要後  
太史公曰  
物盛則衰  
等語蓋所  
以提挈此  
意于終而  
通繳之也  
所謂繳結

呼喚結前  
至後而為  
之血脈者如  
日天鄧氏錢  
帝天下而  
歸錢之禁  
生焉上句  
結前語意  
下句以起  
武帝嚴錢  
禁至於犯  
者家皆用  
酷吏皆由  
是而生也  
又知曰益  
造施馬以  
舊刑而宮  
室刻觀與  
馬蓋增修  
矣上句結  
景帝事下  
句生武帝  
宮室之修  
由此日程  
後

一黃金一斤索隱曰如淳云時以錢為貨黃金一斤直萬錢非也又臣瓚下注云秦以一鎰  
為一金漢以一鎰為一斤約法省禁而不執逐利之民蓄  
積餘業以稽市物物踊騰李奇曰稽滿貯也如淳曰稽考也考校而物價  
貴賤有時晉灼曰踊甚也言計市物賤而豫益蓄之  
也物貴而出賣故使物甚騰也漢書耀字作躍○索  
隱曰李奇云稽貯帶韋昭云稽留待也稽字當如李  
韋二釋晉灼及馬融訓指為計及考於義為踈如淳  
曰踊騰猶伍昂也伍昂者乍貴乍賤也今案漢書耀  
字作躍者謂物踊貴而價起有如物之騰躍而起也  
然難者出賣之名故食貨志云  
大熟則上糶三而全一是也  
米至石萬錢馬一疋  
則百金瓚曰秦以一鎰為一金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  
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時為

漢初更令  
民鑄錢未  
有禁也至  
孝文因之  
今民鑄得  
自鑄錢故  
吳師氏錢  
布天下此  
錢也而  
其錢之禁  
生焉起後  
之官自鑄  
而嚴其禁  
以至犯者  
棄而用幣  
吏亦其義  
也所謂物  
而後為所  
要者以府  
度之實言  
之自漢興  
鑄約書積

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  
宦為吏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井  
正義曰古人未有市及井若朝聚井及  
水便將貨物於井邊貨賣故言市井  
租稅之入自  
天子以至于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焉不領於  
天下之經費索隱曰案經訓常言封君已下皆以湯  
為一年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  
之費也說文云漕水轉穀也一云車運曰轉水運曰  
漕中都猶都內也皆天子之倉府以給中都官者即  
官儲者也  
至孝文時英錢益多輕乃更鑄四銖錢  
其文為半兩令民縱得自鑄錢故吳諸侯也以即山

至武帝之  
初陳腐實  
朽可謂盛  
矣而外事  
西夷內興  
工役以耗  
實為之而  
虛以民俗  
言之則初  
之家給人  
足解厚後  
之騷動勞  
弊而巧法  
皆物盛衰  
五至於錢  
禁之弛張  
實初之  
而財靡溢  
而其後之  
告竭以破  
其家而率  
以奪其利  
民初信則  
後則

鑄錢索隱曰案即訓就言就出銅之山鑄錢故富天子徐廣曰富與天子等而微減也或曰時等也其後卒以叛逆鄧通大夫也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氏錢布天下而鑄錢之禁生焉匈奴數侵盜北邊屯戍者多邊粟不足給食當食者於是募民能輸及轉粟於迎者拜爵爵得至天庶長索隱曰漢書食貨志云粟邊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為五大夫萬二千石為大庶長各以多少為差孝景時上郡以西旱亦復脩賣爵令而賤其價以招民及徒復作得輸粟縣官以除罪益造苑馬以廣用索隱曰謂增益苑園

造既而養馬以廣用則馬是軍國之用也而宮室列觀輿馬益增脩矣至今上即位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必如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索隱曰巨萬今萬萬貫朽而不可校淳日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而乘字牝者儼而不得聚會漢書音義曰皆乘父馬有牝馬問守閭閭者食梁肉為吏若長子孫如淳曰時無事吏不數轉職居官者以為姓號如淳曰倉氏故人人自愛而

漢興之初  
之意也  
由此日麗  
官室之脩  
以生武帝  
益增修矣  
此一句又  
景帝事而  
宮室與馬  
益增修矣  
漢興之初  
作業劇而

財匱齊民無藏蓋米至石萬錢至武帝之初人給家足府庫太倉克益賈朽陳腐蓄積至是極其盛矣漢初天子不能具鈞駟將相或乘千車至是所之閒馬成羣矣人重犯法而先行義皆所謂盛也然民驕溢豪黨武斷宗室公卿爭于奢後潛上無憂於極盛

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絀耻辱焉當是之時網疏而民

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索隱曰鄉曲豪富無官位而以威勢主斷曲直故曰武斷也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

下爭于奢侈室廬輿服僭于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國

其變也自是之後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正義曰今台州永寧是也事兩越正義曰南越及閩越南越今廣江

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

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賈滅

朝鮮置滄海之郡索隱曰彭吳人姓名始開其道而滅之朝鮮番名則燕齊

之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優

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而干戈日滋行

者齊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抗弊以巧法

索隱曰三蒼抗音五官反鄰氏又音五亂反案抗財

者耗也消耗之名言百姓貧敝故行巧詆之法也財

賂衰耗而不贍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遲

廉恥相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始也

韋昭曰弘羊其後漢將歲以數萬騎出擊胡及車騎

將軍衛青取匈奴河南地正義曰謂靈夏二州築朔

方正義曰今夏州也括地志云夏州秦上郡漢分置朔方郡魏不改隋置夏州也當是時漢

動曰天下

物盛二字結前而衰二字生後為指繳語之細要此下四節言外事四夷而勞民費財給足之民自此而弊之溢而耗物盛而衰之驗也曰江淮之間蕭然頓費曰巴蜀之民罷焉曰燕齊之

華編





謂貯也韋昭云音帶謂積也又案古今字詁林今帶字則帶與帶同謂富人貯帶積穀則貧者無所食也

議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減罪請置賞官命曰武

功爵開與衛三級曰良士四級曰元戎十五級曰官

首六級曰左秉鐸七級曰千夫八級曰樂卿九級曰執

戎十級曰左庶長十一級曰軍衛此武帝所制以寵

軍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索隱曰大類云一金

十七萬合百八十七萬金而此云三十餘萬金其數

必有異者顧氏案或解云初一級十七萬自此已上

每級加二萬至十七級合三十七萬也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

除索隱曰官首武功爵第五也位千夫如五大夫索

日千夫武功十一等爵第七五大夫舊二十等爵第

九也言千夫爵秩比於五大夫故楊僕以千夫為使

此雅謂其有非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徐廣曰爵名也

曰十爵左庶長以上至十八爵為大庶長也名樂卿

樂卿者朝以從九卿加樂者別正卿又十九爵為樂

公食公卿也注稱十爵至十八庶長為樂卿十九至二十為樂公

於樂卿也注稱十爵至十八庶長為樂卿十九至二十為樂公

乃以舊二爵釋武功爵蓋亦臆說爾非也大類亦

以為顯軍功軍功多用越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

者即吏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耗廢自公孫弘以春

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張湯用峻文決理為廷尉於

是見知之法生張晏曰吏見知而廢格沮誹窮治之

其與耗廢  
者長子居  
孫官者以  
為姓號何  
若亦以盛  
而衰也又  
以上乘選  
舉凌遲下  
以起利吏  
河益雜不  
而多賈  
人之語

公孫弘繩  
羣下張湯  
用峻文接  
上文官職  
耗廢之意  
曰於是見  
知之法生  
而廢格沮  
誹窮治之  
獄用矣此  
亦為用酷  
吏直指夏  
蘭等出而  
頗異誅張  
本而張湯  
死而民不  
思之筆亦  
畢此意而  
斷之也

治故云廢格沮  
誹之獄用矣  
其明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謀反亦見  
而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與而坐死者數萬人長吏  
益慘急而法令明察當是之時招尊方正賢良文學  
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孫弘以漢相布被食不重味  
為天下先然無益於俗稍驚於功利矣其明年驃騎  
仍再出擊胡獲首四萬其秋渾邪王率數萬之衆來  
降於是漢發車二萬乘迎之既至受賞賜及有功之  
士是歲費凡百餘巨萬初先是往十餘歲河決觀徐  
日觀縣名也屬東郡  
梁楚之地固已數困而緣河之  
光武改曰衛公國

三書作皆  
以各歷一  
三其功未  
後費亦巨  
萬十數網  
之辭所不  
殺森然有  
法  
曰費凡百  
餘巨萬費  
不可勝計  
費亦各巨  
萬十數亦  
相顧為之

郡隄塞河輒決壞費不可勝計其後番係欲省砥柱  
之漕穿汾河渠以為溉田作者數萬人鄭當時為渭  
漕渠回遠鑿直渠自長安至華陰作者數萬人朔方  
亦穿渠作者數萬人各歷二三其功未就費亦各巨  
萬十數天子為伐胡盛養馬馬之來食長安者數萬  
匹卒牽掌者關中不足乃調旁近郡而胡降者皆衣  
食縣官縣官不給天子乃損膳解乘輿駟出御府禁  
藏以贍之其明年山東被水畜民多饑之於是天子  
遣使者虛郡國倉廩以振貧民猶不足又募

史記卷三十一  
公孫弘傳  
徐廣曰  
音膾  
天祿

縣官大空  
家之甚也

豪富人相貸假尚不能相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

充朔方以南新秦中服虔曰地名在北方千里如淳曰長安已北朔方已南瑒曰秦

逐匈奴以收河南地徙民以實之謂之新秦今以地空故復徙民以實之七十餘萬口衣

食皆仰給縣官數歲假予產業使者分部護之冠蓋

相望其費以億計不可勝數於是縣官大空而富商

大賈或蹠財役貧漢書音義曰蹠停也一曰貯也○索隱曰蕭該案字林云貯塵也音

什此謂居積停帶塵久也轉轂百數李音曰廢居居邑

也于貢發貯備財是也徐廣曰廢居者貯畜之名也有所廢有所畜言其乘

時射利也駟察服虔曰居於邑也如淳曰居賤物

於邑中以待貴○索隱曰劉氏云廢出賣也居停蓄

也是出賣於居者為廢故徐氏云有所費有所畜是

也封君皆低首仰給晉灼曰低音抵距也服虔曰給於商賈○索隱曰服虔說是

也而劉伯莊以為封君及大商皆低首營私以自給不佐天子非也冶鑄煮鹽財或累

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黎民重困於是天子與公卿

議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是時禁苑

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是歲

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即多銅山而

鑄錢民亦間盜鑄錢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如淳曰

鑄故也瑒曰鑄錢者物益少而貴如淳曰但鑄作有錢不作餘物

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為上

異官空而  
不佐國家  
急故更  
錢造幣以  
贍用而推  
浮淫并兼  
之徒上下  
之意相承  
而後之鑄  
數平準皆  
所以推之

白金為中赤金為下漢書音義曰白金銀也赤金册也注云册陽銅者神異經云西方金山有册陽銅也今半兩錢法重四銖

重四銖而姦或盜摩錢裏取鎔徐廣曰音容呂靜曰治器法謂之鎔

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

皮方尺緣以藻績徐廣曰藻一作紫為皮幣直四十萬王侯

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

為白金如淳曰雜鑄銀以為天用莫如龍

索隱曰易云行是也地用莫如馬索隱曰易云行人用莫如龜索隱曰禮

云諸侯以龜為寶是也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圜之其文

龍名曰白選直三千索隱曰顧氏案錢譜其文為龍

龍名曰白選直三千索隱曰顧氏案錢譜其文為龍

之象選蘇林音選擇之選包愷及劉氏音息戀反尚書大傳云夏后氏不殺不刑死罪罰二千饌馬融云饌六兩漢書作撰二字音同也二曰重老小方之其

文馬直五百索隱曰謂以八兩老為三品此重六兩

兩為重故差小重六兩而其形方錢譜肉好三曰復

皆方隱起馬形肉好之下又有連珠文也

小掬之其文龜直三百索隱曰掬音湯果反爾雅注

也錢譜肉圓好方皆隱起龜甲文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文

如其重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盜鑄白金者

不可勝數於是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丞領鹽鐵

鑄音裕作非

東郭咸  
陽等三語  
所以推燕  
并其利日  
三人言利  
折秋毫矣  
前應與利  
之臣自此  
始後起籠  
監錢算縵  
錢平準之  
事

此實官職  
難勝

事索隱曰東郭姓咸陽名也案風俗通東郭牙齊大夫咸陽其後也桑弘羊以計筭

用事侍中咸陽齊之大煮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生

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

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法既益嚴吏

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徵發之士益

鮮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為吏不欲者出馬故吏皆通

適令伐棘上林韋昭曰欲令出馬無馬者令伐棘○

上林不謂無馬者韋說非也作昆明池索隱曰案黃圖武帝穿昆

明池周四十里以習水戰其明年大將軍驃騎大出擊

中故習水戰以伐之也

胡徐廣曰元得首虜八九萬級賞賜五十萬金漢軍

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之費不與是時財匱

戰士頗不得祿矣有司言三銖錢輕易姦詐乃更請

諸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下令不可磨取鎔焉大農

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屬少

府索隱曰韋昭云少府天子私所陛下不私以屬大

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煮鹽官與牢盆如

日牢廩食也古者名廩為牢也盆者煮鹽盆○索隱

日蘇林云牢饋直也今世人言雁手牢盆小類云蘇

說名其說異也浮食竒名欲擅管山海之貨張晏

此實官職  
難勝

舉行監鍊  
應興利等  
前既言納  
粟補爵而  
選舉陵運  
又苦軍巧  
而吏  
通此言  
家  
者為吏

不選而多  
實人以此  
却與前之  
得為吏相  
反故因以  
詰之而入  
羊與財補  
郎選衰矣  
因此而生

商賈以弊  
之變多積  
貨逐利上  
句承上文  
更錢造幣  
及請鑄五  
銖錢意下  
句起權抑  
商賈而第  
錢舟車  
之意

人執倉庫之管籥或曰管固○索隱曰包愷奇  
音羈謂候也非農工之傳故言奇也擅音善  
富羨役利細民索隱曰羨音弋戰反其沮事之議不  
可勝聽索隱曰沮止也僅等言山海之藏宜屬大農  
也敢私鑄鐵器煮鹽者欽左趾史記音義曰欽音徒  
為之著左趾以代刑也○索隱曰三蒼云欽踏脚鉗  
也字林音大計反張裴漢晉律序云狀如跟衣著足  
足下重六斤以代刑至魏武改以減代欽也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  
小鐵官鄧展曰鑄故鐵便屬在所縣使孔僅東郭咸陽乘傳  
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為吏吏道  
益雜不選而多買入矣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

於是公卿言郡國頗被菑告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  
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寬貸賦而  
民不齊出於南畝商賈滋眾貧者畜積無有皆仰縣  
官異時算輶車賈入緡錢皆有差請算如故李斐曰緡絲也  
以貫錢也一貫千緡出二十算也詩云維絲伊緡如  
淳曰胡公緡錢為緡者詩云氓之蚩蚩抱布貿絲故  
謂之緡也○索隱曰異時猶前時也說文云輶小車  
也傅子言漢代賤乘輶今則貴之言算輶車者有輶  
車使出稅一算諸賈人未作貫貸買居邑稽諸物索  
二算也緡音旻  
曰稽者停留也即上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  
文所謂廢居邑也索隱曰郭璞云占自隱度也謂各自隱度  
其物自占其財物多少為文簿送之官也若不盡皆

史記卷三十一  
平準  
樂府生

沒入於官占音之贍反率緡錢二千而一算璜曰此緡錢為是

用所施施於諸作有租及鑄如淳曰以手力率緡

錢四千一算非吏如淳曰非吏而得與吏比

者官謂三老北邊騎士也樓船今邊郡選富者為車騎士輶車以一算商賈人輶

車二算如淳曰商賈有輶車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

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索隱曰悉盡也具

周悉盡者罰戍邊一歲有能告者以其半界之賈人有市籍者

及其家屬皆無得籍名田以便農索隱曰謂賈人有

田也敢犯令沒入田僮索隱曰若賈人更占田則沒天

必當商下  
肯佐縣官  
之思而酷  
之故思  
式之助  
下財之  
下財之  
下財之

予乃思卜式之言召拜式為中郎爵左庶長賜田十

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初卜式者河南人也以田畜

為事親死式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分獨取畜羊百

餘田宅財物盡予弟式入山牧十餘歲羊致千餘頭

買田宅而其弟盡破其業式輒復分子弟者數矣是

時漢方數使將擊匈奴卜式上書願輸家之半縣官

助邊天子使使問式欲官乎式曰臣少牧不習仕宦

不願也使問曰家豈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

無分爭式邑人貧者貸之不善者教順之所居人皆

從式式何故見寃於人無所欲言也使著曰苟如此  
子何欲而然衣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為賢者宜死節  
於邊有財者宜輸委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使著具其  
言入以聞天子以語丞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執之  
臣不可以為化而亂法願陛下勿許於是上久不報  
式數歲乃罷式式歸復田牧歲餘會軍數出渾邪王  
等降縣官費衆倉府空其明年貧民大徙皆仰給縣  
官無以盡贍卜式持錢二十萬予河南守以給徙民  
河南上富人助貧人者籍卜式名識之曰是

固前而欲輸其家半助邊乃賜式外繇四百人

漢書音義

曰外繇謂戍邊也一人出三百錢謂之過更式歲式得十二萬錢也一說在繇役之外得復除四百人

又盡復予縣官是時富豪皆爭匿財唯式尤欲輸之  
助費天子於是式終長者故尊顯以風百姓初式  
不願為郎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  
為郎布衣而牧羊歲餘羊肥息上過見其羊善之  
式曰非獨也治民亦猶是也以時起居惡者輒斥  
去毋令敗上以式為奇拜為緱氏令試之緱氏便  
之遷為成臯令將漕最上以為式朴忠拜為齊王太



式而送  
亦皆頭  
用稍稍置  
貨物矣前  
以應與利  
之臣後以  
起平準之  
事

天下大抵  
無慮皆鑄  
金錢矣一  
切却應前  
鑄金錢之  
無生焉而  
生亦用酷  
鑄之由

義等用  
休刻為九  
卿而直指  
夏蘭之屬  
始失又  
生下誅頡  
與而公卿  
多誦諛取  
容之弊

傳而孔僅之使天下鑄作器三年中拜為大農列於

九鄉徐廣曰元鼎三年時丙寅歲也而桑弘羊為大農丞筦諸會計

事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矣孟康曰謂諸當所輸於官者皆令輸其土地所

饒平其所在時價官更於他處賣之輸者既便始令

而官有利漢書百官表大司農屬官有均輸令始令

吏得入穀補官郎至六百石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

歲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

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

出天下大抵無慮皆鑄金錢矣索隱曰抵歸也劉氏云大抵猶大略也案

於鑄錢更無他事從慮也大抵無慮者謂言大畧歸犯者眾吏不能盡誅取於

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曹循行郡國舉兼并之徒

相為吏者而御史大夫張湯方隆貴用事減宣杜周

等為中丞義縱尹齊王溫舒等用慘急刻深為九卿

而直指夏蘭之屬始出矣而大農頽異誅徐廣曰元

歲也壬戌初異為濟南亭長以廉直稍遷至九卿上與張

湯既造白鹿皮幣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以蒼璧直

數千而其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說張

湯又與異有卻及人有告異以它議事下張湯治異

異與客語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李奇曰異與客語

道詔令初下有不余貢

公卿語說  
取容助於  
公孫弘之  
張  
湯之用於  
文而後於  
誅顏與後  
之不取言  
之不敢言  
擅賦亦由  
於此自天  
下大抵無  
慮皆鑄金  
錢矣至此  
三節文脉  
最為照應

便處 異不應微反唇湯奏異當九卿見令不便不入  
也 言而腹誹論死自是之後有腹誹之法以此而公卿  
大夫多誚諛取容矣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  
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揚可告緡錢縱矣郡國多  
姦鑄錢索隱曰謂多姦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  
鐘官赤側如淳曰以赤銅為其郭也今錢見有赤側  
者不知作法云何○索隱曰鐘官掌鑄赤  
側之錢韋昭一當五賦官用非赤側不得行漢書音  
日側邊也 所謂紫 白金稍賤民不寶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歲  
餘白金終廢不行是歲也張湯死徐廣曰元而民不

下文  
緡錢令  
索隱曰  
樂彥云  
諸所廢  
興附  
思  
上罔下  
皆自湯  
故人不  
思也  
其後二  
歲赤側  
錢  
上林三  
官  
漢書百  
官表水  
衡都尉  
尉武帝  
元出二  
年  
初  
令然則  
上林三  
官  
鑄錢既  
多而令  
天下非  
三官錢  
不得行  
諸郡國  
所前鑄  
錢皆廢  
銷之輸  
其銅三  
官而民  
之鑄錢  
益少計  
其費不  
能相當  
唯真工  
大姦乃  
盜為  
之卜式  
相齊而  
揚可告  
緡徧天  
下  
瓚曰商  
賈居積  
及  
所生出  
謂之緡  
茂陵中  
書有緡  
田奴婢  
是也○  
索  
隱曰揚  
姓可告  
也如淳  
云告緡  
令揚可  
所告言  
中  
家以上  
大抵皆  
遇告杜  
周治之  
獄少反  
者如淳  
曰治  
罪

思 索隱曰樂彥云諸所廢興附  
上林三官 漢書百官表水衡都尉尉武帝元出二年初  
令然則上林三官 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  
得行諸郡國所前鑄錢皆廢銷之輸其銅三官而民  
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唯真工大姦乃盜為  
之卜式相齊而揚可告緡徧天下 瓚曰商賈居積及  
所生出謂之緡茂陵中書有緡田奴婢是也○索  
隱曰揚姓可告也如淳云告緡令揚可所告言中  
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如淳曰治  
罪

其欲少有反者。索隱曰反音幡反謂反使從乃分

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索隱曰如淳云曹輩也謂分曹輩而出為使也往即

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太

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

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業而縣官

有鹽鐵緡錢之故用益饒矣益廣關置左右輔徐廣曰元

鼎三年丁卯歲徒函初大農受鹽鐵官布多索隱曰

布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揚可告緡錢上林財物衆

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滿益廣是時越欲與漢

用船戰逐乃大脩昆明池列觀環之治樓船高十餘

丈旗幟加其上甚壯索隱曰蓋始穿昆明池欲與滇

呂嘉戰逐故作樓船於是揚僕有將軍之號又於是

天子感之乃作柏梁臺高數十丈宮室之脩由此日

麗乃分緡錢諸官而水衡少府大農太僕各置典農官

往往即郡縣比沒入田田之索隱曰謂比者其沒入

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諸官益新置多

如淳曰水衡少府太僕徒奴婢衆而下河漕度四百

萬石索隱曰樂彥及官自糴乃足索隱曰謂天子所

給廩食者多故不

此句應前  
宮室列觀  
與馬益脩  
之意

蘇異表亦  
物盛而衰  
亦應吏  
之意

如官自糴所忠言世家子弟如淳曰世世有祿秩家乃也服虔云掌故官取書於司馬相如者并譚書公孫富鄉因所忠言寶鼎是也唯姚察獨以為所患非也富人或鬪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索隱曰晉灼云中國被教齊整之人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命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即即選衰矣應劭曰株根本也送引也如淳曰能入錢得補即也或曰先至者為根○索隱曰李奇云先至者為魁株也送當作選選引也應李二音是日株送徒又文穎曰凡鬪雞勝者為株本則枝葉自窮故雞三歲為株今則鬪雞走馬者用之因是時山東被其鬪雞本勝時名故云株選徒者也河菑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一二千里天子憐

之詔曰江南火耕水耨應劭曰燒草下水種稻菑復下水灌之草死獨稻長所謂人耕水耨也令饑民得流就食江淮間欲

留之處遣使冠蓋相屬於道護之下巴蜀粟以振之

其明年天子始巡郡國東渡河河東守不意行至不

辦自殺行西踰隴隴西守以行往卒書音義曰踰度也卒倉卒

天子從官不得食隴西守自殺於是上北出蕭關從

數萬騎徼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

亭徼如淳曰徼亦卒求盜之屬也晉灼曰徼塞也於

是誅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牧邊縣漢書音義曰令民得

畜牧於邊縣也。瓚曰：先是新秦中千里無民，官假馬畏寇不敢畜牧，令設亭徼，故民得畜牧也。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以除占，縉用充，仍新秦中。日邊有官馬，今令民能畜官母馬者，滿三歲歸之也。及有蕃息與當出，縉筭者皆復，令居新秦中，又充仍之也。謂與民母馬，令得為馬種，令十母馬還官一駒。此為息什一也。瓚曰：前以邊用不足，故設告縉之令。設亭徼，邊民無警，皆得田牧新秦。既得寶鼎，立后土中，已充，故除告縉不復取於民。公卿議封禪事，而天下太一祠。徐廣曰：元鼎四年立。郡國皆豫治道橋，繕故宮及當馳道，縣縣治官儲設供具，而望以待幸。其明年南越反，西羌侵邊，為桀於。是天子為山東不贍，赦天下，因南方樓船卒二十餘

萬人擊南越，數萬人發三河以西騎擊西羌，又數萬

人渡河築令居。索隱曰：令音零。姚氏音連。韋昭云：金城縣。初置張掖、酒泉

郡。徐廣曰：元鼎六年。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

如淳曰：塞候斥卒。六十萬人戍田之中國，繕道餽糧，遠者二

千近者千餘里，皆仰給大曲。衣邊兵不足，乃發武庫工

官兵器以贍之。車騎馬乏，絕縣官錢少，買馬難得，乃

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吏以差出牝馬天

下，亭亭有畜，特馬歲課息，齊相卜式上書曰：臣聞主

憂臣辱南越，反臣願父子與齊習船者，往死之。天子

承上文南  
下式  
之既侯上  
武以風列  
侯而其應  
則列侯坐  
金失侯  
其其哀也

下詔曰卜式雖躬耕牧不以為利有餘輒助縣官之  
用今天下不幸有急而式奮願父子死之雖未戰可  
謂義形於內賜爵關內侯金六十斤田十頃布告天  
下天下莫應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擊越至耐  
少府省金如淳曰省視諸侯金有輕有重也或曰而  
列侯坐耐金失侯者百餘人如淳曰漢儀注王子為  
於漢廟皇帝臨受獻金以助祭大祀曰飲耐飲耐受  
金金少不如斤兩色惡王削縣侯免國○索隱曰劉  
氏云言列侯多以百而數故乃拜式為御史大夫  
坐耐金失侯者一百六人也  
廣徐  
百元昂式既在位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器  
六年

不故言  
以三守不  
辨有殺之  
故也  
下式以言  
鐵器能等  
事而上不  
而弘羊益  
用事為均  
輸平準盡  
貨物使商  
皆無所牟  
大利而封  
太費皆取  
是大農矣

**苦惡**

瓚曰謂作鐵器  
民患苦其不好

**賈貴**

索隱曰言鹽既苦而器又  
惡故買賈貴也苦又音古

而船有筭商者少物貴乃因孔僅言船筭事上由是  
不悅卜式漢連兵三歲誅越滅南越番禺以西至蜀

南者置初郡十七

徐廣曰南越為九郡翺案晉灼曰  
元鼎六年定越地以為南海蒼梧

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郡定西南夷以  
為武都牂牁越雋沈犁汝山郡及地理志西南夷傳  
所置特為零陵益  
且以其故俗治毋賦稅南陽漢中

以徃郡各以地比給初郡

索隱曰比音鼻南陽漢中  
已徃之郡各以其地比近

給初郡初郡即西

吏卒奉食幣物傳車馬被具索隱曰奉

音扶用反而初郡時時亦反殺吏漢發南方吏卒往

誅之間歲萬餘人費皆仰給大農大農以均輸調鹽

鐵助賦故能贍之然兵所過縣為以訾給毋乏而已

不敢言擅賦法矣徐廣曰擅一作經經常也唯取其

明年元封元年卜式貶秩為太子太傅而桑弘羊為

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僅筦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

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

費索隱曰服虔謂載云僦言所輸物不乃請置大農

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縣置均輸鹽鐵官

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

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名工官治車諸器

皆仰給大農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

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如淳曰則

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天子

以為然許之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到太山巡海上

並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

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

贖罪令民能入粟其息各有差以復終身不告緡他

此繳弘羊與利之功

享弘羊天乃雨蓋借其語以斷制與利之臣之罪

平準書先叙漢事而著語乃述自古以來而寓微辭於武帝叙事之末

郡國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其泉倉滿邊餘穀諸物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再百斤焉是歲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亨弘羊天乃雨

太史公曰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

幣興焉

索隱曰錢本名泉言貨之流如泉也故周有泉府之官及景王乃鑄大錢布泉者言貨流

布故周禮有三夫之布食貨志貨布長二十五分直長八分足枝長八分力者錢也食貨志有契刀錯刀

此數語一篇命意之要而物盛則衰一語又為此數語之要所提其要以

契刀長二寸直五寸錯刀以黃金錯直五千以其為如刀故曰刀以其利於人也又古者貨貝寶龜食貨志有十朋五貝皆用為貨貝各有多少兩貝為朋故直二百一十六元龜十朋故直二千一百六十已下各有所從來久遠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記云

故書道唐虞之際詩述殷周之世安寧則長庠序先

本絀末以禮義防于利事變多故而亦反是以物

盛則衰時極而轉徐廣曰時一作衰一質一文終始之變也

禹貢九州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納職焉

湯武承弊易變使民不倦各兢兢所以為治而稍陵

遲衰微齊桓公用管仲之謀通輕重之權管子有輕重之法



備朱數語  
益微其辭  
於則深

傲山海之業以朝諸侯用區區之齊顯成霸名魏用

李克盡地力為疆君自是之後天下爭於戰國貴詐

力而賤仁義先富有而後推讓故庶人之富者或累

巨萬而貧者或不厭糟糠有國疆者或并羣小以臣

諸侯而弱國或絕祀而滅世以至於秦卒并海內虞

夏之幣金為二品索隱曰即下或黃或白或赤也黃

貨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如淳曰布於民間也或刀如淳曰

刀者以其利於民或龜貝及至秦中一國之幣為三等黃金

以溢名孟康曰二為上幣銅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

既日無異  
又曰曷足  
怪焉不平  
之意月於  
言外可謂  
而而有百  
體矣

為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美飾寶藏不為幣

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於是外攘夷狄內興功業海

內之士力耕不足糧饌女子紡績不足衣服古者嘗

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上猶自以為不足也無異故

云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

史記題評三十

Table with 10 columns and 1 row. The table is mostly empty, with some faint markings in the rightmost column.

--	--	--	--	--	--	--	--	--	--

史記卷三十一

五十四

三十一

